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丛刊

沪城往昔追忆

Memory of Old Shanghai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丛刊

沪城往昔追忆

Memory of Old Shanghai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张 岚
编 委 吴志伟 张明华 顾音海
傅为群 潘君祥
执行编委 吴志伟
编 务 邵文菁
特别鸣谢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会遗踪:沪城往昔追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 7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丛刊)

ISBN 978-7-5479-0218-9

I. ①都… II. ①上…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1020 号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丛刊)

都会遗踪:沪城往昔追忆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责任编辑 朱孔芬
审 读 华逸龙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封面设计 王 峥
责任校对 周倩芸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qh@online.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字数 200 千字 插页 8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书号 ISBN 978-7-5479-0218-9

定价 50.00 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史事论说

“天后”的命运——记上海天后文化与天后宫的变迁	洪崇恩	1
宋元青龙镇市镇布局初探(下)	王 辉	7
上海的沙船运输与商船会馆	潘君祥	12
上海旧校场版画考	张 岚	21
上海厦门路监狱考略	徐家俊	28
盐业银行与四行联营	吴旦敏	36
上海商人与晚清疆吏的“一两重银元”之争	徐 贞	40
上海南市发电厂兴衰	王秀娟	46
从旧上海市区道路的三个“形态”看城市发展	沈 万	51

文物赏析

杨维桢撰书《真镜庵募缘疏》的年代及其他	王菊如	56
高剑僧上海时期传世作品系年考	陶喻之	60
预防接种证明书	徐 鸣	64
中西大药房股票漫述	封荣根	67

名人旧事

元末明初崇明诗人秦约	徐 兵	70
两幢特殊建筑 两位浦东名人	薛顺生	75
中国百年商界巨子朱葆三	魏达嘉	80
虞山艺坛传双星	沈 宽	88
陆露明:不该被遗忘的民国影星	沈席华	92

名楼名宅

“美”在外滩之源	陆其国	95
浅谈永安百货建筑特色	华一民	99
胜景犹在的叶家花园	野 濠	102
毕卡第公寓	吴 伟	106

“路”中漫步

充满历史文化风情的武定西路	惜 珍	110
旧路名中的“上”与“下”	朱 伟	117

往事追忆

与夏衍交往的日子	萧斌如	123
追思两位学业领路人——胡玉篇与郑补白	沈子厚	131
武汉谈访录	武汉口述 陈正卿采访整理	135

译文天地		
上海漫步		吴晨烨 140
我所见到的上海(续)	E. C. 裨治文著	钟鼎译 147
上海风土人情录(一)		邵文菁 153
中国现代银行的发展	李铭著	优诺译 158
史料钩沉		
上海法租界西区路名中的“外国人”		郑祖安 166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谈(一)		吴志伟 178

Contents

Study in History

Destiny of Tian Hou(Heavenly Queen)—the Changes of Tian Hou Culture and “Tian Hou Temple” in Shanghai	Hong Chong-en	1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to the Layout of Qinglong Town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Part Two)	Wang Hui	7
Transportation of Large Junks and Merchant Shipping Hall in Shanghai	Pan Junxiang	12
Research on Jiujiaochang(old parade ground) Block Prints in Shanghai	Zhang Lan	21
Brief Research on the Prison on Xiamen Road in Shanghai	Xu Jiajun	28
Yian Yieh Commercial Bank and the Affiliation of the Four Banks	Wu Danmin	36
Debate on “Fifty-gram-weighty Silver Dollar” between Merchants in Shanghai and Provincial Magnat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u Zhen	40
Ups and Downs of Nanshi Power Plant	Wang Xiujuan	46
Urban Development Observed from the Three “Formations” of the Old Shanghai Streets	Shen Wan	51

Appreci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The Year and Others of the Running Script Calligraphy Work “Collect Alms for Zhenjing Nunnery” by Yang Weizhen	Wang Juru	56
Research on the Chronicles of the Painting Works by Gao Jianseng during His Staying in Shanghai	Tao Yuzhi	60
A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Xu Ming	64
Discussion on the Stock of Great China Dispensary	Feng Ronggen	67

Bygones about Celebrities

Qin Yue— A Poet of Chongming Count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Xu Bing	70
Two Special Buildings and Two Celebrities of Pudong District	Xue Shunsheng	75
Zhu Baosan—A Century’s Business Tycoon in China	Wei Dajia	80
Two Stars of Yushan Mountain Art Circle	Shen Kuan	88
Lu Luning—A Movie Star of Everlasting Memo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hen Xihua	92

Celebrated Buildings and Residence

Beauty of the Bund Origin	Lu Qiguo	95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Features of Wing On Department Store Building	Hua Yimin	99
The Charming Ye Garden	Ye Meng	102
I. S. S. Picardie Apartments	Wu Wei	106

Stroll around the Stree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West Wu Ding Road	Xi Zhen	110
“Upper” and “Lower” in the Old Road Names	Zhu Wei	117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The Days with Xia Yan	Xiao Binru	123
In Memory of the Two Career Pioneers—Hu Jixuan and Zheng Yimci	Shen Zihou	131
Interview with Wu Han	Wu Han Chen Zhengqing	135

Translation World

Walks about Shanghai	Wu Chenye	140
Things in Shanghai	Zhong Ding	147
Men and Things in Shanghai (Part One)	Shao Wenjing	153
Development of Modern Banks in China	You Nuo	158

Excavation from History

“Foreigners” in the Road Names of the West Parts of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Zheng Zu-an	166
Discussion on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s Board Meeting (Part One)	Wu Zhiwei	178

“天后”的命运

——记上海天后文化与天后宫的变迁

Destiny of Tian Hou (Heavenly Queen) — the Changes of Tian Hou Culture and “Tian Hou Temple” in Shanghai

洪崇恩

几年前上海河南路桥改建之时,就有一个话题引起过不少人的注意。近日闸北区规划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一带苏州河段的改造、建设,又使这段挥之不去的往事,重新浮现在许多老上海人的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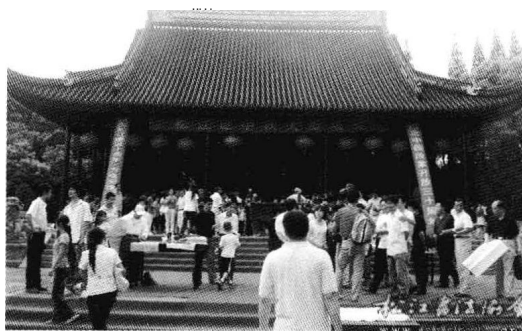
那便是上海天后宫的命运。

“天后文化”溯往

“天后”,是清代对我国民间尊崇、喜爱的一位“天神”——“妈祖娘娘”的最高封号。

史载“妈祖”原是莆田望族九牧林氏后裔林默娘的化身。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南唐清源军(今泉州)莆田县湄洲岛。父林愿,宋初官任都巡检。因她出生至满月间都不啼哭,父亲便给她取名“林默”,小字默娘。林默娘从小聪慧异常,八岁从塾师启蒙便过目成诵。长大后,她矢志不嫁,决心终生行善济人,父母顺从她的意愿。于是她精研医理,为人治病,教人防疫消灾。又因林默娘生长在大海之滨,洞晓天文气象、熟习水性,常预测天气变化,告知船户可否出航。湄洲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有不少礁石,在这海域里遇难的渔舟、商船,常得到林默娘的救助。因而民间相传她能“乘席渡海”、“预知休咎事”,称之为“龙女”。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年仅28岁的林默娘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湄洲岛上民众纷纷传说,看见湄峰山上彩云冉冉、天际奏乐。后来,航海者又相传常见默娘身着红装飞翔海上,救助遇难之人。因此,就称之为“妈祖”,并在她家乡远近的海船上、埠头处普遍供奉妈祖像,以祈求航行平安顺利。

当地官员将林默娘事迹精神及民间传说报奏朝廷。妈祖又成了官方纪念之人。宋、元、明、清历代皇帝先后36次对妈祖进行褒封,列入国家祀典,其封号也从“夫人”、“天妃”、“圣母”,一直上升到咸丰七年(1857年)的“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



方塔园中的天后宫(天妃宫)正门景视图



清人绘《丹凤楼图》

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漴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长达六十四字，褒奖之辞无以复加。同治十一年（1872年），当准备再加封时，礼部认为“封号字号过多，转不足以昭郑重，”因此只加上“嘉佑”二字。

官方的褒封与民间的口传丰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长达千年、播及万里的中国妈祖文化现象。妈祖文化甚至还随着华人的足迹，走遍五洲四海，成为堪与孔子文化、关公文化媲美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在世界上的代表。有人统计过，中国（含大陆、台、港、澳）各地及全世界建以纪念妈祖的祭祀庙宇，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形制

之高、入内朝拜的信徒之众，都为其他一般神祇所难以望项。尤其在我国台湾，妈祖已成为人们最普遍信仰的神明，总计2500来万人中竟有1700万妈祖信徒，建立了大小妈祖庙510座（其中，台南一地即有正规妈祖庙116座），大城小镇、村落街市，妈祖如影随形、“天后”无处不在，不少妈祖庙甚至是跨乡镇或区域性的信仰中心。台湾地区及各级行政机构领导人，竞选拜票、上任下台，都经常要到妈祖庙“烧头香”，以求避凶趋吉。

上海天后宫由来

记载中最早出现的妈祖庙，是默娘逝世之年，乡人感其生前治病救人之恩，在湄洲岛上建起的。之后，湄洲妈祖庙屡经扩建，至清康熙时，形成了具有五组建筑群的“顶级大殿”。此外，泉州、天津、福州、广州、澳门、云林北港、彰化鹿港的妈祖庙（有称妈祖阁、娘娘殿、天后殿、圣母坛、朝天宫），也都建设得金碧辉煌，气象万千。

在古往今来、遍布神州的众多妈祖庙、天后宫中，有一座不仅在妈祖文化中值得大书一笔，且在中国近代开放史上也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那便是125年前建在上海河南路桥西北侧的天后宫。

上海纪念妈祖的历史可上溯到730年前的南宋咸淳七年。那一年，在上海市舶司（上海海关的前身，主管航运税赋）、闽人陈珩主持下，一些从事沿海经营、常到上海的福建商人，集资在上海县东北建造了一座“顺济庙”来祭祀妈祖，陈珩亲笔为其主建筑天后殿题匾“丹凤楼”。明代，上海面临倭寇侵略，“筑城拒之”，顺济庙位于城址而被拆迁，闽商于是就在黄浦江另一段江边的三山会馆里另筑天后殿，作为那里的主建筑。倭患平息，顺济庙在原址所在的城墙上重建，三重阙的“丹凤楼”成为上海城墙上的新制高点。每年春汛秋潮，浦江上每有端午龙舟赛事、重阳登高雅集，信徒士人咸集于此，由是成就了时称“沪城八景”（有称“上海十景”）之一的“风楼远眺”。而民间也已开始把顺济庙称为“天后宫”。

当时天后文化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已至极致。每逢“天后”诞辰，

即林默娘诞生的三月二十三日前后,都会由官衙出面鸣锣告示,市民纷纷出动,悬灯结彩,浦江上下,舟楫咸集,笙歌昼夜不断。加上各种祭祀大礼,串街游行,演剧竞技,盛况所及,甚至吸引了旅沪洋人,也来加入庆典。可惜到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中,这座天后宫被彻底摧毁。小刀会后,商贾市民正准备复建庙宇,却又逢太平军进攻苏常,上海道台奉行坚壁清野之策,于是刚奠好的基础又不得不放弃。后来,这一带纳入了法租界范围,顺济庙一天后宫的复建事项,也就不再提起了。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已因开埠而迅速崛起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华西交往一大都会。国人外出贸易、求学,官员涉外交往,均多由上海出入境。积弱已久的清政府,在屡屡战败之后思图“改革开放”,也计划效法日本明治做法,派高级使团出洋考察,以便通盘考虑如何“效法西人之坚船利炮”“以强国体”。为此作准备,就必须事先选派官员,见习国外礼仪、学习外国语言。而此时上海旧城地方官署,房屋陈旧、设备简陋,根本无法接待这些官员;借宿在条件较好的商贾会馆,又往往牵涉保安、泄密,行动也不方便。光绪五年(1879年),清帝亲信大臣崇厚奏请在上海设立“出使行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派出人员招待所”。为建行轅,在选址、规模等方面颇受一番周折。最后选择在吴淞江北岸三摆渡桥堍旁一块原拟作淞沪铁路办公机构的十亩官地,又租借其相邻的广益善堂一亩余土地,共计十一亩九分三厘一毫的面积中,兴建“行轅”。规划时,有人考虑到大臣出洋都走水路,没有天后娘娘保佑必致危险,而上海恰又没有高规格的天后庙,于是也一并奏准总理衙门,由江、浙、闽、粤四省船帮募资,在行轅侧旁同步建设起一座天后庙。

1884年,天后宫和出使行轅相继竣工。出使行轅环境宜人、装饰高雅,曾接待过许多中外要人和忙碌进出志在报国的仁人志士,包括著名的“状元大使”洪钧和他的妾侍郑彩云,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奇女子“赛金花”。后来,它成为了中国成立最早的商业首脑机关——上海总商会。天后宫更是“出彩”:遍布砖木雕刻的头门戏楼、兼任看台又能住客的东厢香楼,和天后大殿一起,怀抱着一个精致的广场。大殿飞檐翘角、雕栏画栋,“面宽五间、进深四间、高六丈”,梁柱镌满楹联、彩带垂披左右,妆束得似神似人的“天后”身着红袍、端庄慈祥地普视众生。大殿后面还有一座秀丽的寝宫。庙内又专设着一座“东海神坛”,在供人顶礼膜拜的同时,生动地传播天后事迹,鼓励积德行善。这座天后宫开香之时的空前盛况,连英国人威廉·卡尔勒也为之动容,专门写了一篇《天后宫落成记》记载此事。

有了这样一座形制宏大、气势磅礴的天后宫,上海及



建于1883年的河南路天后宫外墙

附近地区以往因失去天后庇护而精神无靠的各类信徒自然趋之若鹜。一年四季,天后宫都有许多外出官员、归来游子到此顶礼膜拜、烧香敬神,香火鼎盛一时。像赛金花随洪大使出使前后,身居出使行辕数月,几无日不往天后宫进香朝拜,祈福消灾。苏州河边这两座建筑,两相衬垫、交互辉映,而服务国家、保佑百姓的宗旨又如此同一,构成了清季上海滩的一大盛景,影响及于全国、扩至国外。连以往被称为“三摆渡桥”、“铁大桥”的河南路桥,也有了一个新的炫目的名字:“天妃桥”!

综上所述,上海“天后”的文化意象,既可一般地指代为妈祖慈爱百姓、普济众生的精神象征,民间古庆(避凶趋吉、祈求吉祥)文化的象征,宗教和平的象征,中国古代崇尚自然、祈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还成为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一大见证。

可叹的是,相传能够安民保国的“天后”,不仅在国弱民穷、兵荒马乱的时代屡遭变故,还在人文意识薄弱的革命、建设年代,落得个连自己命运都难保全的地步。

清朝末年,上海天后宫主要建筑毁于兵火。1923年,上海上绅筹款再次重建了天后宫。直到1949年建国之时,天后宫建筑仍保存完好,大部分房屋辟为河南北路小学的校舍。1978年,旁边的山西中学扩建校舍,有关部门提出要拆除天后宫大殿。而此时,正受托规划建设松江方塔园的著名建筑师、同济大学教授冯纪忠先生,闻讯立即赶来察看,并随即提出,天后宫大殿的营造法式、材料工艺,均在上海独一无二、弥足珍贵;如当地实在无法保全,则可考虑完整地拆到方塔园内,重新竖立。一方要抛弃,一方愿收藏,此议当即各方接受。之后二十年间,松江的这座“天妃宫”一直是有殿无像,作为普通茶室使用。直到2002年,松江区人民政府又拨款60万元,重修天妃宫,并从妈祖的故乡——福建莆田请来一尊大型木雕神像,随之也部分恢复了天后祭祀和文化研究的活动。

至于河南路天后宫原址的残余建筑,如头门、西看台、后殿等,先前长期为居民居住使用,最多时容纳了近百家人家。2006年为配合市政建设,河南路桥拆建、河南路扩拓之时,松江方面曾来协商,把这部分建筑运往松江方塔公园,融为一体。但此议未获认可。闸北区文保部门请了专家监护拆除工作,把拆下的所有建筑部件,一一编号打包,在库房里保藏起来。至于宫门外的两只大石狮子,也早于80年代初被移到豫园。

曾经在上海滩风光一时的天后宫,最终落得这样分崩离析的命运,若果真天后有灵,怕是连她自己也难以想象的了。

天后宫未来三猜想

时至今日,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文化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如醇酒,随岁月的积累而愈显芳香。“天后佑民”应该属于前者,事实说明,一介雕像、几座建筑,连自身都无法保全,更何况福佑国民?但作为一种文

化,由肉身凡胎的海岛姑娘林默娘演变成妈祖、“天后”,象征着那种劝恶向善、立德践行的大爱精神的传播,更象征着人类良知对这种精神风貌的追求。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要大力推行妈祖文化、弘扬妈祖精神的宗旨。(彩图1-8)而2009年9月30日,《妈祖信俗》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表决,成功地列入了《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正是这种宗旨的体现。

与此同时,妈祖文化还发挥着一种极重要的现实作用:凝聚海峡两岸同根而生、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连接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感情纽带。妈祖生在大陆、爱泽四海,台湾同胞将这种情爱推至高峰,又回馈大陆。近年来,大陆许多患白血病的儿童,皆因台湾同胞捐献的骨髓而得以延续生命、恢复健康,就是这种血缘文化影响的明证。正如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2010年9月24



松江方塔公园内天后像

日在会见台湾妈祖联谊会代表团时所说的那样,妈祖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妈祖文化代表的慈悲济困、甘于奉献、热爱和平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年来,妈祖文化在大陆和台湾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播,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感情联系,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做出了很多贡献。

时代大背景如此,加上上海人民人文生态的改变,天后庙、妈祖像这些曾经被弃之如敝屣的妈祖文化载体,自然会引发人们热情的关注。上海天后宫原所在地闸北区有关政府部门在二十余年前后对天后宫表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源于于此。还有许多民众,通过许多方式表达了要求上海恢复天后宫的强烈呼声。而闸北区文化、规划、建设部门,更已透露出要重建天后宫的强烈意向。

现在,新的问题摆在了所有关心妈祖文化的人们面前:一个天后宫,分成了三部分,其主体建筑天后大殿,在松江区的方塔园;另一部分,如门头戏台、西看台、后殿(即寝宫),保留在闸北区的库房里;还有不可或缺的一小部分,即两只镇门石狮,则还在豫园值更。究竟要不要恢复完整的天后宫,又如何恢复天后宫,种种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因素,都值得人们多角度地深入思量。

综述民间有关上海天后宫未来命运的安排,虽有多种选择,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

1. 松江方塔园现有的天后大殿维持原状。闸北区方面,以目前库存的天后宫原物为“骨”,按当年形制,新建其余毁拆、迁建部分,包括再造一个大殿。如是,则上海今后将有一个半天后宫(闸北一个、松江半个)。但这一“放着真古董、再造假古董”的做法,必定遭到文物界、文化界专家的强烈反对,是否符合现有宗教政策规定,也有待别论。而且,两个“天后”共在一市,日后必起纷扰。首先,谁是“正朔”——地是闸北为准,房是松

江为真——便是一大难解之题。

2. 闸北放弃重建计划,把现存的收藏物,都赠送给松江,让天后宫整体定居在松江,让方塔园成为侍奉“天后”的一方净土。如此一来,闸北的风格值得称扬,但百年前兴建天后宫的缘由,便难以再向后人传述;那一段与中国近代首次对外开放大潮密切相关的重要历史,也失去了一个雄辩的佐证。

3. 松江区发扬风格,把现存的大殿迁回原址,再由文物部门主持原物复建,让“天后”历难而全、复合为一。苟如此,松江人在世界妈祖文化史、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必然留下重重两笔:当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认识有限,“天后”行将蒙受劫难之时,是松江人急公好义,以妈祖慈爱之心“收留”了“天后”,写就一段“人救天后”的佳话;如今,政治昌明、社会安定,为更好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松江人再次以妈祖博大胸怀,毅然把自己保存完好的天后大殿璧还回故址,让世人在重睹百年“天后”风采、重温早年天后宫行状的时候,也把松江人的义举、善举、壮举,写入了青史。对于松江来说,这该是远比保有一座“天后殿”更崇高更远大的声名荣誉所在。

不管松江也好、闸北也好,都在上海。所有这一切,都期待智慧的上海人,踊跃献智献策,交有关部门作出最聪明的抉择,使上海的天后宫,不再残缺不全;使上海的妈祖文化,得以永世流传。

宋元青龙镇市镇布局初探(下)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to the Layout of Qinglong Town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Part Two)

王 辉

二、基本布局拼接

依据上述,青龙镇因水而兴,以河为伴,主要由东市和西市两大区域构成,其中以东市为主。东市主要分布于青龙浦(古时俗称东浦,后称青龙江、通波塘)两岸,呈狭长形,北至隆平寺(今旧青浦小学)北侧,南到今重固镇新丰村委,南北长约三公里;西市则主要分布于崧子浦(古时俗称西浦、西江,后称崧泽塘)两岸,北至今鹤联村仓桥北岸、胜新村渡头浦队,南到今鹤联村太东生产队南端,南北长约一公里,而两市北部基本相连。该镇基本布局可分为居民区、商业区、码头区、行政区和风景名胜区等。下面加以分述:

第一,居民区

青龙镇共有 36 坊,而当时华亭县城仅有 7 坊。依据崇祯《松江府志》卷三的记载加以疏理分析,其中东市有 25 个坊,青龙浦东岸从北到南共 17 个坊,依此为先登坊、云津坊、通惠坊、平理坊、便民坊、皇华坊、兴贤坊、连魁坊、振文坊、阜民坊、仙坛坊、迎仙坊、仰高坊,另外有在青龙浦北端南岸的“龙王庙前”的攀龙坊,东市东侧的崧高坊和万柳堤坊。西岸依次为熙春坊、恩波坊、上达坊、中和坊、桂枝坊、同福坊、福寿坊、登云坊,共有 8 坊。而西市崧子浦东岸从北到南共有 11 坊,依次为至喜坊、崇义坊、太平坊、还珠坊 4 个。西岸为来远坊、招鹤坊、龙江胜地坊、安流坊、亨衢坊、合浦坊、见山坊等 7 坊。可见东市居民区比西市要多 13 个坊,超过了一倍多,是青龙镇主要的居民区。

第二,商业区

商业繁荣是青龙镇发展的基础。该镇商业区主要集中在东市,即青龙浦东岸,形成了北至隆平寺南到隆福寺长约三里的商业街,可谓商贾辐辏、店铺林立。西市为次商业区,可能集中于亨衢坊一带。“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富东南之物”。^[1]如今虽然难觅当年繁华景象,但是东市还保存着一段石头老街(即今旧青浦老街),依稀看出昔日青龙镇“寰闾繁华”的风貌。

第三,码头区

作为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必然建有相当规模的专用码头。从东海

吴淞江入海口回溯到青龙港也有数十公里的距离,一般海船停泊在水面相对开阔而安全,又离镇较近的地方,便于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申报和市舶官员的查验。来远坊的记载为探寻青龙港码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前所述此坊为招徕海内外商人的地方和客商의 居留地。要招徕必然首先船舶要停靠,然后商人及其货物上岸,此地离镇较近,而离来远坊约半公里的至喜坊也佐证了青龙镇码头就在来远坊附近,即今胜新村渡头浦生产队一带。另外,渡头浦之名也为探寻青龙港码头所在地提供了有益的线索,笔者在此地调查时在渡头浦西岸发现了尚保存的数根石柱,应系当时海船停泊的缆船石。种种迹象表明,青龙镇码头就设在今胜新村渡头浦,即青龙镇的北端。

第四,行政区

主要集中在东市的中部东侧,既方便办公,又避免闹市的干扰,主要管理机构有镇衙、市舶务、巡检司、酒务、监狱、镇学、官仓等。

镇衙:位于镇衙今陈岳村村委东水泥村路东侧、金泾河北侧。据万历版《青浦县志》载,镇衙在嘉靖年间青浦设县时一度改为县衙,万历元年青浦县治迁至唐行镇将原县衙拆除用于新县衙的建设。因此,如今已荡然无存。其行政长官初为镇将,于宋淳化二年(991年)设置,其职责是军事防御兼管镇务;景祐年间(1034—1038年)改设文臣理镇事,著名画家米芾曾于元丰年间治事青龙镇;^[2]大观元年(1107年)又改设镇监,^[3]其职责是处理镇的日常行政事务、征收赋税等。

巡检司:位于兴贤坊北面,镇衙西侧,即今陈岳村机耕路西面。于淳化二年设置,其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元代水利专家任仁发曾任该镇巡检司。^[4]

市舶务:因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故无法考证出它的地址。疑在镇衙内或镇衙附近,也有可能在于来远坊附近,便于就近检查进出口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于绍兴元年专门设置,其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5]。

酒务:位于“熙春坊北”,在今酒坊桥生产队。宋时朝廷对酒实行专卖制度,酒务是宋代青龙镇管理酒事的官方机构。

镇学:位于“镇衙东北200米处”,于嘉定十五年(1222年)山镇监赵彦敬创建。《青龙赋》曰青龙“镇学列三千学士”,虽为夸大之辞,但其规模之巨,可能超过了一般的县学。

监狱:据笔者询问当地多名老者,得知在今陈岳村村委东水泥村路西侧、巡检司旁边。

仓库:即粮仓,今仓东、仓西生产队之名为青龙镇官仓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有益的线索,故应在上述二队,即当时白鹤渡东的西市招鹤坊附近。

第五,风景名胜区

青龙镇“控江连海”,不仅市井繁华,而且自然风景秀丽,人文资源丰富,成为名望东南的巨镇、地灵人杰的风景胜地。“平分昆岫之蟾光,夜

猿啼古木;占得华亭之秀色,晓鹤啖清风,咫尺天光,依稀日域”^[6]。自然风景主要有青龙观潮、白鹤晓暎、万柳纳风、芳菲野景等,人文景观有升仙台、沈光石迹、龙江楼、四宜楼、醉眠亭和各寺庙、桥梁、园林以及赛龙舟等等,这些风景名胜分布于青龙镇的东西南北,从而自然使南宋词人应熙发出了“猗欤美哉!惟此人杰而地灵,诚非他方之可及”^[7]。的强烈感慨。

从以上分析可知,青龙镇主要由居民区、商业区、码头区、行政区和风景名胜五大部分组成,具有水乡风格、布局合理、个性鲜明的江南市镇特点,是宋代江南市镇的典范,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市镇规模、形态和特点

宋代镇的面积一般为数平方公里到数十平方公里不等,人口规模一般都有数百户固定的居民,有的甚至达到上千户乃至数千户,超过了许多县城的规模,远比乡间的草市大得多。如南宋中后期,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有“约五千余户”^[8];临安府仁和县临平镇有“约千余家”^[9];庆元府(明州)奉化县的鲒埼镇,“生齿厥多,烟火相望”^[10],环镇居民数千家;湖州乌程县的乌墩镇和德清县的新市镇,“其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11]。

根据史料和现代地图分析,鼎盛时期青龙镇由东、西二市构成,共有36坊,面积约6平方公里,规模超过了当时华亭县城,为两浙路境内的雄镇。据《云间志》载,宋绍熙年间华亭县共有人户54941个,人口113143个,平均每户仅为2.1人,这并不符合实际,据葛剑雄先生估算宋代家庭人口平均为4.6个。^[12]按此计算,并依总坊数和土地容积率,每坊平均50至80户人家,青龙镇总人户约为1800至2880个,人口约8000至13000个,占当时华亭县总人口的3%至5%,当然这不包括客商、学子、游民等外来流动人口。

青龙镇依水而建,空间形态成不规则状,与一般作为政治中心的府城、县城有着明显的差别,显示出商业市镇的自由分布特点。在社会形态上也已具有不少城市化的特征,“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杏脸舒霞,柳腰舞翠”,“醉豪商于紫陌,殢美女于红绡”,“龙舟极海内之盛,佛角为天下之雄”,^[13]等等,生动地刻画了当时多姿多彩、歌舞升平的市民生活,呈现出丰富多彩、时尚风雅的城市化特点。从而青龙镇被誉为“小杭州”也决非偶然。

一个地区、城池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必然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个性。地处江南的青龙镇除了江南水乡市镇的共同特点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市镇特征与文化品性。这在《青龙赋》一文中得到了最精致的流露和反映。

第一,专业性

宋代是江南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大量市场形态日趋成熟的市镇涌现,尤以两浙路地区为最。这些市镇因区域位置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市场经济特点,并逐渐向专业化发展。如临安府的北郭、江涨桥是典型的环城商业镇;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四安,平江府的平望,镇江府的吕城,常州的奔牛,绍兴府的渔浦,衢州的孔步是典型的交通型商品转运镇;嘉兴府的魏塘、婺州的孝顺是典型的农业镇;台州的杜渚、于浦,庆元的岱山,绍兴府的钱清、西兴、曹娥,嘉兴府的广陈等是重要的盐业镇;湖州的南浔是丝织业镇;绍兴府的枫桥、三界是造纸业镇;平江府的许浦、福山、梅李是消费型镇。^[14]而隶属嘉兴府的青龙和澉浦、台州的章安一样濒临海口,依赖发达的海内外贸易,发展成为著名的港口市镇。

第二,开放性

襟江连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青龙镇海纳百川的胸怀、开放大气的品格。海内外贸易的兴盛和市井的繁华,吸引着众多海内外客商来此经营,图谋发展。优越的生活环境与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很多豪宗大族迁居于此,如北宋水利专家郑宣,原籍今江苏太仓;北宋政治家章质夫,祖籍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元代水利专家、画家任仁发,祖籍为徐邳三山(今江苏徐州)。“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富东南之物”、“富商巨贾,豪宗右族之所会”,^[15]本邑人和外埠者相互交融,人流、物流、信息流相互汇聚,反映了青龙镇开放性的特点。

第三,时尚性

宋代市镇经济的活跃打破了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格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生活的富裕改变了市民的生活观念和方式。追求个性时尚、享受美好生活成为青龙镇官僚富商的生活态度,并波及其他社会阶层,引领一方风骚。“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绮罗簇三岛,神仙香车争逐”,“杏脸舒霞,柳腰舞翠”,“醉豪商于紫陌,带美女于红绡”,^[16]等等,恰恰是当时该镇风雅时尚的生动写照。

从浩如烟海、支离破碎的史料和实地调查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

青龙镇是一个以海内外贸易为支撑点、具有鲜明个性的商贸型宋代江南市镇,形成了以青龙浦(今通波塘)两岸为中心,由东、西二市构成而傍海依河的水乡巨镇,面积约六平方公里,是一个规划有序、布局合理、规模较大,又市镇形态发育良好、人文资源极为丰富、特点鲜明个性突出而精彩纷呈的江南市镇,造就了其“海纳百川、开放大气、时尚风雅”的市镇风格和文化品性,是宋代江南市镇的杰出代表和经典个例。加强青龙镇的全方位研究,对探究和搞清早期江南市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对挖掘和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也对追溯和提炼近代上海城市精神的起源和内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由于水平有限,文中如有错误或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